



朱子文語纂編

三上

□13  
3431  
4

331



門 13  
號 3431  
卷 4

冊 五  
號 四  
函 八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三

凡四百二十四條

答張欽夫曰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

宰。故不免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文集下同

答趙提舉曰。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

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

答江元適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飶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辟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握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答柯國材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

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則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

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許順之曰。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爲定。若顯然繆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關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

答何叔京曰。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

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答何叔京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  
答黃子厚曰。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

答陳明仲曰。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答李伯諫曰。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答蔡季通曰。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

答江德功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繆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全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叅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

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弘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

答廖子晦曰：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

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聳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王子充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缺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

答呂子約曰：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曰：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

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

答王子合曰。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答王子合曰。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譬畫分疏。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楊元範曰。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答黃子耕曰。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旨。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

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吳伯豐曰。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他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復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復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曰。熹于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答沈叔晦曰。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

答項平父曰。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



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旣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僥倖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

答項平父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

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答項平父曰。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應仁仲曰。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

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楊至之曰。且看四子書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卽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

答李守約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意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李守約曰。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提。起閑看。倘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方賓王曰。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

答鄭子上曰。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李堯卿問程子云。且別窮一事。答曰。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

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答王欽之曰。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故不敢承命。免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

答宋容之曰。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

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

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穎濱解。孟

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

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

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

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

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

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答陳才卿曰。禮樂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

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余正叔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

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于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答趙恭父曰。論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會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

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

答趙詠道曰。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妹妹。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答朱朋孫曰。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

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答周南仲曰。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

答汪易直曰。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止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

答曾無疑曰。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

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得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

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

答江彥謀曰。所論正蒙大旨。恐失之太容易。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躡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

答或人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答劉公度曰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江隱君曰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曰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

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于敬而行于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于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

答丁仲澄曰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

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于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爲戒而不可爲法也。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于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



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于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

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于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于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于外求也。是以墮于佛老空虛之邪見。而于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容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于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

記解經曰。凡解釋文字。不可令註脚成文。成文。則註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註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

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註。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註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語類下同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

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卽且把

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

### 不能盡得心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麤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了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奏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理會道理到眾說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于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做三兩片。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

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前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賊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

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

也。讀書當如此。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耳。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吃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

園善灌之人。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

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

溫公荅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慣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

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常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軀軀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



朱子文集卷之三  
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但記得耳。

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鼃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歷落落。落在自家

### 肚裏方好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著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于那疑慮處看。正須于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聖人言語如干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須著力子細看。工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人只是心麤。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著落。

某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讀書。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  
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  
意。不可不戒。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  
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  
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卽無  
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窓櫺。看了  
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  
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

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于  
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  
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  
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  
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  
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

要當如是。

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  
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  
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

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止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精習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

初學于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字逐句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餘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

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家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是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

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面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于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或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

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

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于病何補。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著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己體認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于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

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于本意不親切。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  
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  
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  
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  
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  
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  
要須體之。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于理當否。當于理則  
是。背于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却將他人說  
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慮。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  
得。也無此理。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  
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  
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  
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  
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  
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  
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  
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慮。蓋熟

朱子文義纂疏卷三  
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傷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矣。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

不于博求之。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于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



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爲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

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輕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

說相比竝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

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于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成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擗扯住乙窮盡其說。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

### 經之大患也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度量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會知得。然而雖是止于仁。止于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爲仁者。敬必有所以爲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書院

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

問釋氏之學。何以說其高過于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埽了這箇。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處。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于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爲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明德莫是天生德于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某若理會不得。便應公是天生德于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此明德是天之予我。

者莫令汙穢當常常有以明之

格物莫先于五品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得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來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爲必不如此如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于事上更動不得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無理會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理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聖賢之域。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

知既至。則意可誠。如燈在中間。纔照不及處。便有賊潛藏在彼。不可知。若四面八方都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于老。也會入于佛。也會入于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糊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到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

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最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且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

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捱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工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事。須是當事時。子

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于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卽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



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會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亦緣當時諸公所聞于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于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

說呂居仁解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非聖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聖。便是大愚。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麼說。不窮究他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耳。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三

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

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于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于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極有深意。

大抵看聖賢言語。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自處于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于自己本無所益。

